

W250 迴響

林滋恩

課堂中老師引用魯益師《裸顏》裡所說的：「改變完全使於寫作本身。不要讓人輕看這個工作。記憶，一旦被喚醒，就開始扮演暴君。我發現必須放下〔因為我如同在法官面前說話，絕不能說謊〕自己曾有，卻忘得乾淨的熱情與思想。寫下的過去不是我以為〔這些年〕還記得的過去。即使寫完此書，許多事都沒現在看得清楚。因為寫作〔和那些沒寫的〕在我裡面引發的改變，只是一個開始；僅為準備我接受眾神的手術。他們用我自己的筆來戳我的傷口。」這句話正道出了此次參加回憶書寫營的心路歷程。

能用文字說自己的故事，是件很蒙福的事。

有人覺得，能說，為何還要寫？這對我來，一向不太是個問題。對我來說，能寫，就不用說太多。在寫的時候，我不用擔心沒有人在聽，也不怕話被打斷。我可以在文字裡暢所欲言，那是我真正的語言。

在我二十多歲時，曾與母親為了某項決定起了嚴重的衝突。一向親密的母女關係彷彿一夕崩塌毀壞，甚至也波及了我與其他家人的互動。那時的我非常孤單，很多話沒法對人說；唯有靠寫日記來抒發，那是我覺得最安全、也最可靠的情緒出口——而在那段與家人箭拔弩張的時期，我無意發現母親偷翻我的日記。

當我知道媽媽偷看了我的日記時，我整個人被憤怒、失望，與背叛的感覺淹沒。寫日記於我是一件多麼神聖私密的事，日記是我心裡的秘密花園，是我可以面對真實自我、除草種花，經歷人生四季的地方。現在有人闖了進來，摘去了我心愛的花、踐踏了草皮、留下醜陋骯髒的足跡，而這個人，還曾經是我最信任、最不會對她設防的對象！我生氣、不平、怨恨，或許，不只是這樣，這個事件剝奪了我最後一道安全感的防線，我沒有一個可以安心說話的空間了。我沒有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了。我甚至恨自己，為什麼要去建立這座花園，讓人有機可趁！我將六年多寫的那十幾本厚厚的日記全摔在地上，一張一張地揪扯下它的內頁，然後再一片一片撕成碎片。我一面哭、一面親手毀掉我掏心掏肺寫出來的文字，我要拆掉這個花園，不要讓任何人再有機會闖入。我親手將這堆碎紙與封皮裝在垃圾袋裡，走到屋外的垃圾箱，用力往裡面一甩——我向我的一部分斷絕關係。或者說，我親手勒死一部份的自己。

從此，我不再寫日記。也不曾向任何人提說撕毀日記的往事。

這是在我寫作生命中，一段黑暗的時期。那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空間，裡面的我，無法言語，只能殘喘。

面對過去的母女關係破裂，我想自己並不是還沒有原諒，也不是還心存疙瘩——我們母女的關係早已恢復。只是我從來沒有好好面對過去，用文字回憶那段往事。我沒有讓自己有機會在裡面找到救贖的故事，我沒有真正賦予它意義。我任憑它成為一個廢墟，卻不曾再次踏入去尋找裡面的寶貝。我覺得，當自己寫完那段過往的故事，並以寫給媽媽的一封信作結後，才算真正與過去道別、並永遠走出傷痛的陰影。

誰沒有傷痛？誰沒有苦難？沒有人，能真正將所有傷痛苦難的回憶永遠壓在心底。他們藏得密、藏得嚴，不是真正忘記，只是不願意去碰觸。有時，是因為沒有人傾聽，更多時候，是沒有語言可以述說。老師的課，幫助我如何去重新盤點我的人生，檢視過往的生命清單。教導我如何一步一步，靠著聖靈的幫助，去面對傷痛，重新還原現場，去揭露出我們生命中曾經拒絕相信神的角落。

在這堂課裡，我覺得自己彷彿成了展翅高飛的鳥兒；當我展開回憶的翅膀，翱翔在天

空，鳥瞰人生全景時，我的人生成了一幅展開的畫卷，畫中有一條生命的河流，不斷向前延伸。我看到河流貫穿一片色彩繽紛，繁花盛開的平原，上頭的一花一草都是如此單純開放，一覽無遺。接下來，河床開始彎延曲折，它不再只是溫柔低喃般地潺潺而流，它變得湍急，偶爾撞擊到暗藏在河底的石頭，還會激起巨大的浪花。它也曾經過沙漠，在烈日曝曬下幾乎乾涸，只剩絲縷般的細流，苟延殘喘勉強前進。河床也沒入過森林，我只能看見樹頂的蔥鬱，卻無法一窺裡面的陰影。

我要尋回的，是隱藏在森林裡的秘密。

上完這堂課後，我驚喜地發現，森林不再是個隱藏黑暗的地方，裡面的秘密不再讓人心痛。森林裡蘊藏的，是豐富的生命力，是未曾發現過的奇花異卉，是未曾聽過的珍禽鳥鳴、是未曾嘗過的甜美果實——這些都是因為生命之河流過所帶來的祝福。

河流灌溉、滋潤，帶來洗滌、帶來救贖，帶來新生。而它，也終將回歸大海的懷抱。所有被遺忘、被蒸發的水滴，也會涓滴回歸，不再失落。